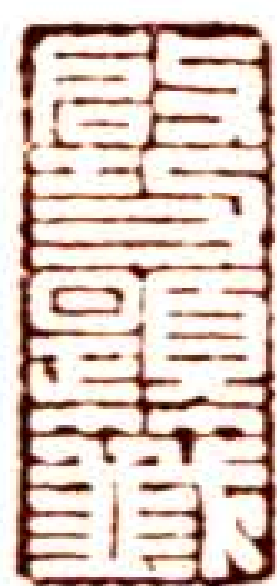


詹鎡主编

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

詹 鎭 主編

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 二



百花文藝出版社

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

(二——八)

詹鎔 主編

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張自忠路一八九號)

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發行

開本八五〇×一一六八毫米 一/三二 印張一五一·三七五 插頁四〇字數三四〇萬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二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一——三〇〇〇套

ISBN7-5306-2365-6/I·2110 定價:(每套)四八〇·〇〇元

李太白文集卷第四

歌詩四十首

樂府二

獨漉篇

【題解】

《樂府詩集》卷五五《舞曲歌辭》四《獨祿辭》引《南齊書·樂志》曰：「晉《獨鹿歌》六解，齊樂所奏，是最前一解。」其辭云：「獨祿獨祿，水深泥濁。泥濁尚可，水深殺我！」蕭士贇曰：「《獨漉篇》即拂舞歌五曲之獨祿篇也。特《太白集》中祿字作漉字，其間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，特古詞爲父報仇，太白則爲國雪恥耳。今錄古詞於題下曰：『獨祿獨祿，水深泥濁，泥濁尚可，水深殺我。噉噉雙鴈，遊戲田畔，我欲射鴈，念子孤散。翩翩浮萍，得風遙輕。我心何合？與之同并。空牀低幃，誰知無人，夜衣錦繡，誰別僞真？刀鳴削（鞘）中，倚牀無施。父冤不報，欲活何爲？』」胡曰：「舞曲，本古諷刺之辭，白仿之成篇。」獨漉，王曰：「樂府諸書亦有引古詞作『獨鹿』者，亦有作『獨漉』者，是祿、鹿、漉，古者通用，非

始於太白也。」獨鹿，即今獨鹿山，在河北涿鹿縣西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「（元封）四年冬十月，行幸雍，祠五畤。通回中道，遂北出蕭關，歷獨鹿、鳴澤，自代而還。」服虔曰：「獨鹿，山名也。鳴澤，澤名也。皆在涿郡遼縣北界也。」上海古籍出版社版《李白詩選注》：「唐肅宗初年，詩人避難在金陵、秋浦、尋陽一帶，過着飄泊無依的流浪生活。他面對安史之亂，欲效法搏擊九天之鵬的神鷹，一擊成功，殲滅叛軍，為國家作出貢獻。」朱注分為五章。

獨漉水中泥，水濁不見月。不見月尚可，水深行人沒〔二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李白詩選注》：「沒，淹沒，溺死。四句意為獨漉之水多泥漿，泥水混濁月不明。月照不明猶自可，水深淹沒夜行人。這里隱喻當時政治黑暗人民蒙受災難。」

越鳥從南來，胡雁亦北度。我欲彎弓向天射，惜其中道失歸路。

【校記】

〔胡雁〕雁，咸本、蕭本、郭本、朱本、樂府俱作鷹，咸本注云：「一作雁」。

〔北度〕度，咸本、郭本、嚴評本、《李詩選》俱作渡。

〔彎弓〕彎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作灣，誤。

〔注釋〕

《李白詩選注》：「這是借對飛鳥的同情，來抒發自己身世飄零之感。」

落葉別樹，飄零隨風，客無所託，悲與此同。

第三章，朱曰：「此演三章之意，彼言浮萍與我心同，輕搖而不定。此言落葉與我客同，飄零而無所止也。落葉雖異而心跡不殊，白於此時豈亦飄零者歟！」

羅帷舒卷，似有人開，明月直入，無心可猜。

第四章，朱曰：「按古詞四章之意，謂空牀無人，人無知者，有如衣錦夜行，無有能別其真偽也。下二句乃所以發明上二句，故白直演其上二句之意而已，於干（？）之夜錦真偽則略而弗詳也。」《李白詩選注》：「這裏用擬人的手法，寫與清風明月爲友，表示自己處境孤寂。」

雄劍挂壁〔二〕，時時龍鳴〔三〕。不斷犀象〔四〕，羞澁苔生。國恥未雪，何由成名？神鷹夢澤〔四〕，不顧鴟鴞。爲君一擊，鵬搏九天〔五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羞澁〕羞，咸本、蕭本、郭本、嚴評本、《李詩選》、全唐詩本、王本、樂府俱作繡。咸本注云：一作羞。按上文云：「雄劍挂壁，時時龍鳴。不斷犀象，羞澁苔生。」澁爲澀之俗字。蕭本以下俱作澀。劍既不能斷犀象，而且劍上生苔，顯係劍已生鏽（亦作銹），是此字當作鏽，羞乃鏽之音誤，繡乃鏽之形誤。

〔鵬搏〕宋本原作搏鵬。樂府亦同。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嚴評本、《李詩選》、朱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鵬搏。咸本注云：一作搏鵬。當以鵬搏爲是，今據改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雄劍，春秋時，干將爲吳王闔閭造兩劍，雄曰干將，雌曰莫邪。鮑照《鮑參軍集》卷六《贈故人馬子喬詩六首》：「雙劍將別離，先在匣中鳴。煙雨交將夕，從此遂分形。雌沈吳江裏，雄飛入楚城。」

〔二〕龍鳴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三四四引《拾遺記》：「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，騰空劍，若四方有兵，此劍則飛赴，指其方則尅，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。」安注：「二句以良劍龍鳴喻其才幹不爲時用。」

〔三〕犀象，《文選》卷三四曹植《七啓》：「鏡機子曰：步光之劍，華藻繁縟。飾以文犀，彫以翠綠。綴以驪龍之珠，錯以荆山之玉。陸斷犀象，未足稱偶，隨波截鴻，水不漸刃。」李周翰注：「言劍之利也。犀象之獸，其皮堅。」

〔四〕神鷹，《太平廣記》卷四六〇引《幽明錄》：「楚文王好獵。有人獻一鷹，王見其殊常，故爲獵于雲夢。毛羣羽族，爭噬共搏，此鷹瞪目，遠瞻雲際。俄有一物鮮白，不辨其形，鷹便竦羽而升，轟若飛電。須臾，羽墮如雪，血下如雨。有大鳥墮地。度其羽翅，廣數十里。時有博物君子曰：『此大鵬雛也。』」夢澤，即雲夢澤。古雲夢澤歷來說法不一，一說本二澤，雲在江北，夢在江南；一說雲夢實爲一澤，可單言雲或夢。《左傳》昭公三年：「十月，鄭伯如楚，子產相……王以田江南之夢。」杜預注：「楚之雲夢跨江南北。」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：「然以近日科學考察，當時實無跨江南北之雲夢澤。」據多種古籍所載，先秦兩漢所言之雲夢澤，即今湖南益陽、湘陰二縣以北，湖北江陵、安陸二縣以南，武漢以西之地。

〔五〕九天，中央與八方。《離騷》：「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唯靈修之故也。」

第五章，朱云：「按古詞以父冤言，此以國恥言。蓋君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其義一也。隨臣子所居之職而慮其所當爲者。獨漉之意在父，以報冤言。白之志在君，故以雪國恥爲言。鴟鵂喻小盜，鵬搏喻叛逆，爲君一擊者，蓋欲殲厥渠魁，以靖大難也。所謂神鷹非郭李之徒而誰歟！」

蕭曰：「此詩比興之意，謂士之用世則當爲國雪恥，立大功以成名，猶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。」

《李詩直解》：「此詩比興之意，謂士之用世，則當爲國雪恥，立大功以成名也。言獨漉水中之泥，濁而不見月也，不見月尚可，水深則行人沒矣。今當越鳥南來，胡雁北渡，我欲射之，惜其中道孤零而失歸路也。落葉飄零，客亦如之，則悲與此同焉。羅幃舒卷，似有人開，

而實無人也。不計空幃無人而皎月直入，皎月無心，固無可猜也。雄劍飛決，藉以立功，今置之無用之地，安得不作龍吼乎？蓋繇（由）不斷犀象，則繡澀苔生，而終無用矣。士之抱經濟勘亂之才，所以爲國用也。國恥未雪，則勳名何立乎！請觀之神鷹而可知矣。神鷹獵于夢澤之墟，凡鳥不顧，志不在小也。瞪目遙瞻，竦翮矗雲，一擊而九天鵬落，彼固莫大之烈哉！太白之時，國難頻仍，公抱經世同仇之志，流落不偶，而功名未樹，此獨漉篇之所以作也。」

〔集評〕

蘇轍曰：「李太白詩過人，其生平所享，如浮花浪蕊。其詩云：『羅幃舒卷，似有人開，明月直入，無心可猜。』不可及也。」（《蘇轍集》）

嚴批：「羅幃舒卷，似有人開。明月直入，無心可猜。」——「寫風窈窕，寫月伉爽，美人快士，恍焉如逢。」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全步趨古辭，然撰語卻入妙，足與競美。」又于「落葉別樹，飄零隨風。」「羅幃舒卷，似有人開。明月直入，無心可猜。」批云：「『別樹』『隨風』比『遙輕』較有態。改『無人』爲『有人』，尤妙。即『夜』字增出『明月』反意用之，覺趣更濃。」

《唐宋詩醇》卷三：「全從古詞奪換而出，其妙過之。世人但學蘭亭面，欲換凡骨無金丹。如白之樂府，真乃神移意授，變化從心，故使青出於藍，冰寒於水。」

陸時雍《唐詩鏡》卷一八：「徬徨驚顧，妙得其神，古詞何必勝此。」

王云：「此詩依約古辭，當分六解。解各一意，峯斷雲連，似離似合，其體固如是也。」

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卷六：「晉人古詞，本或斷或續，太白亦以此體仿之。末三解未易窺測，恐強解之轉成穿鑿耳。」又：「原詞爲父報讎，太白爲國雪恥，中作六解，似嶺斷雲連，若離若合，不能強作一意。『雄劍掛壁』以下，言豪士爲國雪恥，當立大功以成名。猶鷹之不顧凡鳥，而擊九天之鵬也。」

【備考】

陳沆《詩比興箋》卷三：「此篇自昔付之不解。今觀國恥未雪等語，蓋亦從永王時，欲其爲國雪大恥，而不欲其與李希言等尋小隙也。《新唐書》言璘引舟師東下，甲五千趨廣陵，然未敢顯言取江左。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，大署其名，璘怒，遣兵襲之，於是江淮驚動。明年，官兵集廣陵以拒璘，璘將季廣琛謂諸將曰：『上皇播遷，道路不通，而諸子無賢於王者，如總江淮銳兵，長驅雍洛，大功可成，今乃不然，使吾等掛叛黨乎？』此詩亦猶是也。『越鳥』四句，言希言等自南來，而璘兵亦欲北渡，中道相逢，本非仇敵，縱彎弓射殺之，亦止自傷其類，無濟於我。下云：『神鷹夢澤，不顧鴟鵂。』亦是此意。總言小人小嫌之不足校。當如鵬擊九天，破賊立勳，報國雪恥，此則大可奮勉者也。中間『落葉』八句，寓無聊依人之感。蓋本知其不足大與有爲，而又念其帝胄至親，似無可猜之道也。集中《宴水軍贈諸幕府》詩曰：『胡沙驚北海，電掃洛陽川。虜箭雨宮闕，皇輿成播遷。英王受廟略，秉鉞清南邊。寧知草間人，腰下有龍泉。浮雲在一決，誓欲清幽燕。願與四座公，靜談金匱篇。齊心戴朝恩，不惜微軀捐。所冀旄頭滅，功成追魯連。』與此篇正相表裏。合而觀之，太白望璘之心，昭若日月矣。」

馮宇、李民《李白〈獨漉篇〉發微》認為此詩是至德二載秋，從永王璘兵敗以後，李白逃難途中所作。（見《求是學刊》一九八三年一期）安注從之。

張瑞君《李白〈獨漉篇〉解》將此詩繫於上元二年（七六一）。認為此詩以時間前後為序，總結回顧了詩人自己從永王璘以後的不幸遭遇，表達了詩人堅貞不屈的愛國精神。（《李白學刊》第一輯）

登高丘而望遠海

〔題解〕

此題漢樂府無傳。《樂府詩集》卷二七編是詩於《相和歌辭》魏文帝《登山而遠望》一篇之後。蕭云：「太白此詩不過引秦皇、漢武巡海求仙之事諷諫耳。」又曰：「唐明皇亦好神仙、喜邊功者，此詩其有所諷乎？」胡曰：「今考魏武《碣石篇》首章，『東臨碣石，以觀滄海。』白詩似採此句為題。」奚祿詒批：「似為玄宗好仙而發。」《繫年》曰：「按此詩與……『秦王掃六合』（《古風五十九首》之三）取意多同，疑是前後之作。」

登高丘，望遠海。六龍骨已霜，三山流安在〔一〕。扶桑半摧折〔二〕，白日沉光彩。銀臺金闕如夢中〔三〕，秦皇漢武空相待〔四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樂府無海字。

〔望遠海〕樂府望上有而字。全唐詩本無海字，當補。

〔白日〕白，咸本注云：一作半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六鼇」二句，〈列子·湯問〉篇：「渤海之東，不知幾億萬里，有大壑焉，實惟無底之谷，其下無底，名曰歸墟。……其中有五山焉，一曰岱輿，二曰員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州，五曰蓬萊，……五山之根，無所連著，常隨潮波上下往還，不得暫時焉。仙聖毒之，訴之於帝。帝恐流於西極，失羣聖之居，乃命禹疆，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，迭爲三番，六萬歲一交焉。五山始峙，而龍伯之國有大人，舉足不盈數步，而暨五山之所，一釣而連六鼇，合負而趨，歸其國，灼其骨以數焉。於是岱輿、員嶠二山流於北極，沉於大海，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。」此謂六鼇已骨白如霜，餘下三山又流往何處？

〔二〕扶桑，〈九歌·東君〉：「暾將出兮東方，照吾檻兮扶桑。」王逸注：「言東方有扶桑之木，其高萬仞，日出，下浴于湯谷，上拂其扶桑，爰始而登，照耀四方，日以扶桑爲舍檻，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。」〈山海經〉卷九〈海外東經〉：「湯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，在黑齒北。居水中，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。」

〔三〕銀臺，〈文選〉卷一五張衡〈思立賦〉：「聘王母於銀臺兮，羞玉芝以療飢。」李

善注：「王母，西王母也。銀臺，王母所居。」郭璞《遊仙詩》：「神仙排雲出，但見金銀臺。」銀臺金闕，海上仙山之宮闕。

〔四〕「秦皇、漢武」句，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自威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渤海中，去人不遠，患且至，則船風引而去。蓋嘗有至者，諸仙人及不死藥皆在焉。其物禽獸盡白。而黃金銀爲宮闕。未至，望之如雲。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臨之，風輒引去，終莫能至云……及至秦始皇并天下，至海上，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，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。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，船交海中，皆以風爲解，曰未能至，望見之焉。」《太平廣記》卷九李少君：「漢武帝招募方士。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。……丹成，謂帝曰：陛下不能絕驕奢，遣聲色，殺伐不止，喜怒不勝，萬里有不歸之魂，市曹有流血之刑，神丹大道，未可得成。」

第一段，朱曰：「言登乎高丘而望海之中，六鯨之戴三山者，今已朽矣。三山之流於北極者今又安在哉！扶桑枯而白日沉，仙境荒而臺闕迷，大抵神仙之事涉於渺茫，不可以實跡求也。秦皇採藥於三山，漢武侯神於海上，藥不可得，神不可致，勞心相待竟何益哉！」

精衛費木石〔二〕，龍鼉無所憑〔三〕。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，牧羊之子來攀登〔三〕。
盜賊劫寶玉〔四〕，精靈竟何能？窮兵黷武今如此，鼎湖飛龍安可乘〔五〕！

【校記】

〔茂陵〕陵，咸本作田，注云：一作陵。

〔今如此〕今，王本作有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精衛，神話傳說中的一種鳥。《山海經》卷三《北山經》：「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，其上多柘木，有鳥焉，其狀如鳥，文首白喙，赤足，名曰精衛，其鳴自詒。是炎帝之少女，名曰女娃。女娃游於東海，溺而不返，故爲精衛，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。」

〔二〕龍鼉，《竹書紀年》卷八穆王：「三十七年大起九師，東至于九江，架龍鼉以爲梁，遂伐越至于紆。」王注：「『精衛』二句，蓋言海之深廣，非木石可填，而龍鼉爲梁之說，亦虛而無所憑據，以明三山之必不可到也。」

〔三〕驪山，秦始皇葬地，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南。古代驪戎居之，故名驪山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九月，葬始皇驪山。」茂陵，漢武帝陵墓。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「丁卯，帝崩于五柞宮，入殯于未央前殿。三月甲申，葬茂陵。」《漢書·劉向傳》載劉向《諫厚葬疏》：「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，下錮三泉，上崇山墳，其高五十餘丈，周迴五百里有餘；石槨爲遊館，人膏爲燈燭，水銀爲江海，黃金爲鳧雁。珍寶之臧，機械之變，棺槨之麗，宮館之盛，不可勝原。又多殺宮人，生瘞工匠，計以萬數。天下苦其役而反之，驪山之作未成，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。項籍燔其宮室營宇，往者咸見發掘。其後牧兒

亡羊，羊入其鑿，牧者持火照求羊，失火燒其臧櫛。自古至今，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，數年之間，外被項籍之災，內離牧豎之禍，豈不哀哉！」

〔四〕《晉書·索靖傳》：「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，天下貢賦三分之一：一供宗廟，一供賓客，一充山陵。漢武帝饗年久長，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。其樹皆已可拱。赤眉取陵中物，不能減半。于今猶有朽帛委積，珠玉未盡。」

〔五〕鼎湖，楊注：「黃帝鑄鼎於湖邊，因名鼎湖。」《文選》卷二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東至鼎湖，邪界細柳。」李善注：「鼎湖、細柳，皆地名也。鼎湖在華陰東，細柳在長安西北。」飛龍，《抱朴子》卷六《微旨》：「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，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，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，鼎湖之上，飛九丹成，乃乘龍登天也。」

第二段，朱曰：「承上言秦皇、漢武欲涉海而尋仙求藥者，海遠而不可渡，精衛徒費木石，龜鼈難以爲梁，則仙人不可見，仙藥不可求，而長生不可得。秦皇葬於驪山，漢武塋於茂陵，亦同灰滅而漸盡矣。然驪山之冢見焚於牧羊之子，茂陵之財則見劫於赤眉之賊。平生所謂英武而材略者，其精靈亦何能爲哉。夫始皇吞滅六國，漢武征伐四夷，窮兵黷武，而生前之威靈震動華夏。今乃葬骨未寒而遭發掘，暴露之慘，不能自庇其身，又安能如黃帝之飛昇鼎湖，乘龍而上天者乎？」

《唐詩解》卷一二：「此譏明皇喜方士之無益也。言我登高望海，求所謂六鰲負山，扶桑拂日者，絕不可覩，且以銀臺、金闕爲有之乎？何秦王、漢武之虛慕也。彼精衛雖費木石填海，龜鼈非可憑藉爲梁，而謂三山可至邪？觀二主之陵墓俱已灰滅，爲牧孺盜賊所侵犯，而其精靈不能

保護之，則仙之無益明矣。唐之人主宜鑒此。今乃窮兵黷武，一遵其跡，飛龍安可乘哉？」

〔集評〕

嚴評：「題加『而』字如賦如騷。」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俱是率語，且近俗。」

王夫之《唐詩評選》卷一：「後人稱杜陵爲詩史，乃不知九十一字中有一部開元、天寶本紀在內。俗子非出像則不省，幾欲竄陳壽《三國志》，以僱說書人打扁鼓誇赤壁鏖兵。可悲可笑，大都如此。」

陳沆《詩比興箋》卷三：「黃帝治天下，幾若華胥之國。民享其利，服其教，故致乘龍上升之祥。今秦皇、漢武殺人開邊，毒痛天下，大傷上帝好生之德，而欲己之長生，得乎？」

陽春歌

〔題解〕

《樂府詩集》卷五一清商曲辭中有《陽春歌》。蕭云：「《歌錄》：『《陽春歌》，楚曲也，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。』」胡曰：「沈約《江南弄》，有《陽春曲》，白歌疑即擬此。」王曰：「宋吳邁遠作《陽春歌》，梁沈約作《陽春曲》，此詩似擬之而作。」此詩作於天寶二年癸未（七四三）。《繫年》：「按吳、沈二家之作，皆傷世無知音，而太白此篇則亦宮中行樂

之詞也。細繹全詩，疑是應制而作。」

長安白日照春空，綠楊結煙桑（一作垂）裊風〔一〕。披香殿前花始紅〔二〕。流芳發色繡戶中〔三〕。

〔校記〕

〔桑（一作垂）裊風〕桑，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嚴評本、敦煌殘卷、文粹、胡本、全唐詩本俱作垂。英華作垂，樂府作桑，無一作垂注。當以桑字爲勝。裊字，蕭本、郭本、英華、敦煌殘卷俱作裏，誤。

〔注釋〕

〔一〕結煙，朱注：「結煙：言與煙而相纏綿也。」裊，裊裊，搖曳貌。桑裊風，謂桑枝在春風中搖曳。吳邁遠《陽春歌》：「綠樹搖雲光，春城起風色。」

〔二〕披香殿，《雍錄》卷四：「慶善宮，本名武功，高祖舊第也，在武功縣，渭水北，太宗誕生於此。貞觀六年改慶善宮，……有披香殿。」朱注：「披香殿，漢之後宮也。《西京雜記》：『後宮則有蘭林、披香。』」《三輔黃圖》卷三：未央宮有披香殿。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長安故城。

〔三〕流芳，散布香氣。發色，顯露色彩。